

我曾是一名最优秀的童话家

1.

我曾是最优秀的童话家。

可三十五岁生日当天，我打开 Word，竟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不仅如此，看到稿纸还会感到恶心。

我的房子很大，有一个宽阔的储藏室。每次写作，都会逼自己进去。那天，我在里面待了十六个小时，却只是干坐着。

我终于意识到，灵感可能消失殆尽了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不再写童话。这个家也变成了妻子在支撑，依旧能每天看到妻子的笑脸，可在我看来却好像讽刺一般。

我每天去不远处的公园，看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偶尔也会开车和妻子去郊区散心，灵感却依旧不出现。

我的脾气越来越差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妻的忍气吞声加剧了我的厌恶，我每天都挑一些小刺来辱骂她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受不了和我正式离婚。好了，生活清净了。

我却越来越痛恨自己。

2.

某日醒来，我从信箱里拿出了唯一的报纸，头版居然是我的一张照片。

照片里的我满脸胡茬，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呕吐，地上是一个空酒瓶。标题为《著名童话家江郎才尽，每天以酒度日》。

「你醒啦。」

角落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！

「你是谁？怎么在我家里？」

我警惕地问道，环顾四周，没有其他人了。

「老师，我是青炎出版社的编辑，自己也算是一名作者。五年前，我们曾在新书发布会上见过一面。那个时候，您的《住在罐头里的城市》大卖七十万册，在内部庆功会上，我们也有过交流。」

「青炎出版社……」

我的头还是痛。确有其事，当天晚上，是有很多人，至于这个女人，我倒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
「你是？」

「我的名字叫陆妍，前天经过长石公园时，看到有很多人围在那里，然后我就过去看了，您……」

「我怎么了。」

「您躺在长椅上一动不动，吓坏周围的人了，我立刻把您送去了医院，原来是酒精中毒。」

「我已经躺一天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之前都是你在照顾我吗？」

「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擅自打开你家的门，钥匙就在您的茶几上。」

我看了眼茶几，上面的确是我的钥匙。

「麻烦你了。」我勉强起身，她赶紧上来扶住我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

陆妍说她私底下也非常喜欢我的童话。稍微聊了几句，我用微信向青炎主编证实了陆妍的身份，这才打开了话匣子。

之后，我经常跟着她出入编辑部，逐渐也算成了朋友。

3.

因为开销方面有些力不从心，我拜托陆妍帮我找一份工作。

一周之后，我在市区一家比较小的幼儿园担任文员。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，帮老师搭把手，偶尔也会打扫一下校园。日

子虽然清闲，倒也安心。

这个幼儿园真的很小，属于私立单位。除教室外，也只有两间职工办公室，我所在的一间是处理杂事的，里边还有一个男人，另一间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。幼儿园只有四位老师和两个看护阿姨，加上我，男人还有院长，一共也只有九人。

院长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，总是弯着腰，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看起来却不老。每天都能看到她在花园里浇水。

同房间的男人长得很高大，可能要一米九，但我每次见他总是一副很警惕的样子。他的工作是管理 B 班，这家伙每天早晨签到之后就走了，我猜他可能是院长的亲戚，总之很不像话。至于看护阿姨，她们每个都很有热情，一旦让你遇到，就喋喋不休说个不停。

老师一般碰面很少，我不是很了解。

一周后，我慢慢熟悉了这边的生活。有时看护阿姨有事，会让我帮忙带下孩子。

在此期间，我的小说依旧没有写出来，整天只能记些流水账般的日记。

只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，某个小女孩很不合群，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看书。而那本书居然是我的处女作《新奇幸运星》，讲的一个是小男孩在月球上冒险的故事。

「张全宜……小朋友，这本书好看吗？」

「还可以.....但是我写的话会更好。」

她的眼睛很大，盯着我看的样子很可爱。

「那你说说看，哪里比不上你的。」

「我要是幸运星的话，就不让他变小，通过水龙头进入月球。」

「那是你的话会怎么做？」

「故事里的洗衣机不是月亮牌洗衣机嘛，钻进洗衣机里就可以进入月球了啊。」

我愣了下，随即一笑，笑得很不自然。

说实话，变小再跑到水龙头里确实没有这个好，前者甚至会让读者想到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桥段，后者就清爽很多。

「还有这个地方.....」

那个下午，我们谈了很多。原来张全宜不是大班的孩子，已经三年级了，下周就要转到 B 班。她说自己的父亲就在这所幼儿园里工作。

我问是谁，她却肯不说。

回家的路上我是失神的。我好像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创作之光，以及鲜活的灵感。我感觉我又可以抓住它了。

后来我又找张全宜聊了几次。我从这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新奇无比的世界。

我上衣的口袋里藏有一本笔记本，里面记满了她的点子。没错，我在窃取了孩子的灵感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可每当写下那些创意，我都兴奋地直发抖。

我尝试着写新作。

这是一个关于小女孩进入下水下世界，去寻找未来自己的故事。我隐隐觉得它将会是一个好故事，充满童真与乐趣。那也是当然的，因为想象它的大脑是一尊纯洁无暇的容器。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开了一个头，当黎明出现，放下笔。

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。

找到了以前的感觉了。

之后的一个月，我学会了和孩子打交道的技巧。

王阿姨有事请假，我便在课间把门窗都关住，趴在地上，我学孩子们的样子，有时翻滚；有时哈哈大笑；有时像马一样在地上慢慢爬。他们发现多出一个「大小孩」，都觉得很有意思，为什么这个人 and 老师不一样？

取得他们信任后，我便开始交流。

我说看到一个稻草人站在红绿灯中央，东张西望。一个大脑袋的男孩子说，那算什么，我昨天还看到大厦肚子里的小人在和我打招呼。我想了很久才知道他说的是商业中心播放的大屏

幕。一个发夹总带错了的女孩子，说她的口袋里一直吵吵闹闹，里面有一颗口香糖，包装纸上的小人总要她去吃其他口味的口香糖。

每个孩子看到的世界都光怪陆离。

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下来。

不过王阿姨回来后，接近孩子的时间就变少了。一放学，他们就被家长接走，下午又要睡觉，只有中午吃完饭可以见面。我无法忍受被打断，而小说也刚有一些思绪。

我内心深处渴望能和这些孩子单独在一起。

4.

陆妍有来问过新作的事，希望做我的责任编辑。

新作《潜水艇小镇》写了大概四万字，本子上的灵感却用完了。无奈之下，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知道张全宜是最后一个走的。那天放学，趁大家都走了以后，我把她留住了。

「老师有点事情，你能不能帮老师一点忙。」

「什么事？」

黄昏，远处传来了蝉鸣，回过神我放下了手中的钢笔。满地都是血，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，发出了通向天空的悲鸣。

眼前，张全宜的身体已经扭曲了过来，她的手脚胡乱放在一边，像个被人剪断了绳子的人偶。

人偶！绳子！

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，她大声喊叫，我便把手中的钢笔插进来她的喉管中，顷刻间，鲜血喷了我一脸，她捂住喉咙，想要跑出去。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，拿钢笔疯狂扎在她的手腕上，直到那个手腕从手臂上垂掉了下来。

我用同样的方式，把她的另一只手，两条脚给「切割」了下来。所以，我看到的只是一段在蠕动的肉团。

做这些事都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无意中发现对孩子进行「解构」会这么快乐，远比和他们交流更能带给我源源不尽的灵感。

看到张全宜现在的样子，我立马拿出笔记本记录，脑子里好像被塞进了很多内容。那孩子慢慢爬动，那种害怕，懊悔，却又激动地心情是那么美妙。

天已经很黑了，我将她扎在一个麻袋里，埋在了校园里的那个花园里。也就是校长每天打扫的花园。

这样的话，就只有幼儿园知道我的秘密了。

5.

一夜没睡，我不敢相信自己杀人了。

第二天去学校时，我偷偷看了一眼花园，院长还在那里浇水。她很谦和地对我笑，我微笑着点头。

一天都呆在办公室，不敢去教室，那个男人依旧不在。

老师或者护理阿姨见到张全宜不在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可能会打电话给她父母。哦对了，她说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。

会是谁呢？

今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，幼儿园里没有一个人说起消失的张全宜，甚至连小朋友都正常地玩闹。放学时，我看着他们一个个打招呼的小脸，陷入了沉思，到底是他们把她忽视了，还是这个学校的人闭口不谈。

我陷入了疑惑。

接下来一周过的十分谨慎，没有人，真的没有人注意到张全宜，她的父母也没有出面。我突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头了。一想到之前，其实根本没有人和她说过话，一直都是她一个人在那边看书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一阵发冷。

晚上，翻过了门栏来到了幼儿园，我用铲子把泥土都翻了出来，一层一层，一直挖得很深。里边根本没有什么尸体。

什么都没有。

瑟瑟发冷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劝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，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但那种看着她慢慢留血的兴奋感却那么强烈，唯独不能忘的，是当时飞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文字。

在学校的日子里，我越来越难受，每次看到孩子都想要接近他们。

放学后，一个肉嘟嘟的小胖子站在校门口，我骗他说他妈妈打电话来说要晚一点来，我带他去了一家甜品店吃蛋糕。

我的计划是，和那个迟到的家长错过，再把这孩子带到学校。

然后.....

黄昏，牵着孩子的手，我把校门的防护栏拉了起来。

教室里，我说和他玩个游戏。然后用之前肢解了张全宜的钢笔在他肚子上画了一个圆。小胖墩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笑。我也笑，用剪刀在他的肚子上剪出一个边缘，沿着边缘，裁剪小胖墩肚子上的表皮。在我看来，他现在的表情似乎还在笑，可是眼睛里已经流出了带血的泪水。

把整块表皮扯下来时，孩子已经叫不出声音了，他的下半身失禁了。那种兴奋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我打开了笔记本。

孩子那暴露在外的内脏，就像齿轮一般还在运作着。由于刚才用剪刀时很小心，所以那些内脏都没有被破坏。血液沿着课桌滴到地上，就像一个小小的池塘。

灵感来了，主角被一个大的灯笼鱼吃到了肚子里，而它的肚子里面都是齿轮，主角就是在满是齿轮的房间里寻找出路。

那孩子咽气时，眼睛都没有闭上。我背着他的尸体到了花园。这次，我在埋尸的地方放了一块小石头。

我准备了一套不在场证明，在家尝试了很多次面对警察的反应，所以去学校时，并没有紧张或是不安。

本以为万无一失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溃败了。

和上次一模一样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孩子的消失。甚至，在缺一人的教室里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到他的名字，而第二天又有新的小朋友加到 A 班。

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，这之间一定有我不知道的秘密。

周末，陆妍来我的家里询问进度。

「老师，最近如何？」

「很好啊，我习惯了那里的工作。」

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老师不习惯那样清闲的生活呢。」

「小朋友们都很可爱。」

透过陆妍的肩膀，我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，笑得格外真诚。

「对了，老师的创作进行的如何了。」

「写了一大半了。」

「真的吗？我可以看看吗？」

「你等等啊。」

我把新作给陆妍看，那个下午她都很兴奋，说这可能是我写过的最好的童话了。

我们谈了很久，也聊了很多关于幼儿园的事。我问为什么办公室的男人总是不见身影，她说那个男人是个被查证是内鬼，他把幼儿园的钱都带走了。现在警察那里还在立案。

我以往就觉得他鬼鬼祟祟的，金融犯罪么？

真是个大胆的家伙.....

6.

经历过前两次，接下来的「工作」就简单多了。

第三次，我挑选了那个发夹总带错的女孩。

为了方便行事，我加工了一个小刀片，可以套在钢笔的笔尖处。

女孩的尖叫声充满了整个校园，我没有破坏她的喉咙。我突然觉得在这座城市，即使在人群中做这样的事，都不会有人来关注这些孩子。

我用小瓶子收集了她的眼泪。

《潜水艇小镇》的故事发展到了中期，主角这次来到了泡泡国，她需要得到人鱼公主的眼泪包裹全身，才可以进入大海的中心。

我拿出笔记本，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，写吧，写吧.....

雨夜，尖叫的身体，洁白的稿纸，还有那个洗不干净的教室。

我在藏尸时，依旧没有看到上次男孩的尸体，就连标记的石头都没有了。

第二天，又有一个新的小朋友来到了幼儿园，她的父母把他交给我们之后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要是当着他们的面做这些事，会是什么感觉。

那天，院长第一次主动来找我，她说和我一个办公室的男人在周边城市被发现了，身上一共带着五十万的现金，现在正在警察局，他的职位需要我来顶替一下。因为这次的转机，我得以有机会接近 B 班。

B 班相对 A 班而言，安静很多。

《潜水艇小镇》算是完成了一大半，危机都解决了，主角她驾驶着自己的小潜水艇，去往海底世界的更深处。这段时间，我

把前面的内容做了修订，也因此，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找下一个猎物了。

我不知道小说写完之前，我还会杀死多少个孩子，一边痛苦的不能自己，一边回味「解构」他们的那种感觉。

很上瘾。

六一儿童节，幼儿园里张灯结彩。

中午，我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张小贴士，上面写了两个字。

「救命」

恶作剧？

放学时候，护理阿姨带着小朋友们出校门，A 班的同学兴高采烈地走出去，B 班的同学则安静地不说话。两个阿姨讨论着什么，原来是 B 班的一个孩子不见了。我说别担心，等下和她们一起找。

送走了小朋友，我和四个老师，两个老阿姨一起在校园里找孩子，却没有结果。回到办公室，我听到衣柜里居然有声音，打开，居然是那孩子。他一看是我马上拉着我的手，说救救我。

门外有护理阿姨的询问声，我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这里也没有。

等到大家都走了，我才带这孩子回到居所。我问他纸条是不是他贴的，孩子点了点头。他一边在我的冰箱找吃的，一边告诉

了我一些有关这个幼儿园的事。

7.

那孩子名叫江洛河，是四年级的学生。

洛河说这个幼儿园的下面有一间房间，那里关着很多孩子。B 班的孩子其实每个月就会消失一个，消失的孩子就在那个房间里。一次，他误打误撞进了里面，就看到一个断了脚的孩子爬过来在对他说，一起来玩吧。

除此以外，我还得到了一些消息。第一，他是一个孤儿，从孤儿院里长大的，那个每天来接送他的父母不是他的亲身父母。第二，每个护理阿姨到了每天中午都会给孩子吃一颗胶囊。

我现在可以理解，为什么 B 班的孩子都这么安静了，可能是那些药物的关系。我打算晚上去他说的地方看看，这个地方有太多的未知。虽然这孩子很不情愿，但是后来还是被我说服了，给我带路。

晚上十点钟，我带了一只手电筒和一包火柴。江洛河把我带到了学校的旧仓库，他说去 B 班拿点东西，可能是已经做好了逃离学校的准备。我在原处等他。

这段时间，我去试了一下仓库的门，没有钥匙，果然打不开。

就在我徘徊不定时，仓库的铁门开了，里面居然走出了护理张阿姨。她慌张地看着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
「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「我在学校里忘了点东西，回来拿。」

她看了看我，又说自己在找失踪的江洛河，我怕等下洛河回来就穿帮了，所以和她边走边聊，走的时候，她叫我多注意，发现了他的行踪就告诉学校的人。我点头说知道了。

回去时，我发现江洛河躲在仓库旁的小树林里，他很警惕的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我说她走了，他才肯出来。

我虽然没有仓库的钥匙，但是却有另一个教师办公室的钥匙，而仓库的钥匙就放在那里面。拿到之后，正式进入了那个平日里一直关闭的仓库房。

我的右手牵着江洛河，左手拿着手电筒，慢慢向前。这里的阶梯很长，一直延伸下去。

踩到地的时候，我感觉黏糊糊的。用手电照到地下一看居然是一个孩子的大脚趾。

我一下没了力气蹲在地上，缓了很久才站起来。我们俩慢慢地向前走着，这是一个类似于地下工厂的地方。这里的房间，大门都是铁质的，上面有些地方已经生锈了。

我推门进入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张手术床，覆盖的白色床单沾满了血迹，其上悬挂的照明灯，三个灯泡已经破了一个。旁边的柜子里是散落在一半的手术刀。房间里的厚重味道让我觉得恶心。出去后发现这是一条很长的走廊，两旁都是这样的房间。

手电筒很快就没电了，我将它放在地上，借着上面泛黄的吊灯也可以继续前行。一直往前走，转了个弯，居然还有下一层。

打开了一个干净的房间，里面竟然是监控室，上面有二十几张屏幕，画面上都是每个房间的情况，只有最后的屏幕是雪花。我确信了我的想法，楼上的每间房间格局装扮全都一样。

打算离开时，雪花开始消失了，出现了图像。这间房和之前的都不同，明显要大很多，但是画面却看不清。我看到屏幕的正前方有一个东西，但又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是一张桌子。

下一秒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。那张大桌子动了起来。原来他的身上披着一层东西，他是一个人，刚才一直蹲在地上，保持静止的动作不动。

他走路摇摇晃晃，每一步都很吃力，最后走出了屏幕外。我一直盯着看，因为保持一个动作，身体变得越来越冷。原来这个地方还有除了我和江洛河外的其他人。回头看江洛河，他已经害怕的全身发抖。

五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人从屏幕的一角回来，手上托着一个蛇皮袋。打开后，是一个孩子。

那是 B 班的孩子。

我看到那个孩子被男人拖到了一张椅子上，然后在他身上摸索着什么，似乎是在拿取东西。他手上应该是有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，在屏幕上看起来很小。那个男人慢慢的把这个细长的东

西伸到了男孩子的脸上，然后血溅了出来，他马上用白纱布捂住，那纱布渐渐的红了。

最后，我看到他的手从男孩的身上伸了出来，手上拿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，上面还冒着热气。

是.....眼球。

我趴在监视器上，大口喘息。这时候，护理张阿姨来了，她在男人耳边说着什么，我看到了她的手里拿着我的手电筒。

我大吃一惊，拉着洺河的手就想跑，他已经腿软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背着他跑了。按照监视器指示的地理位置，上一层的他们离我们也只有几百米而已。我朝里面跑去，越是里面越是暗，我的手电筒已经在他们的手上了，现在能照明的只有上空老旧的吊灯了。

期间我听到了上面的脚步身，越来越近了。我背着江洺河进入了底楼最深处的房间。

我在黑暗中，屏住呼吸，听着外面的声音。门外走廊里居然有铁链的声音，每一步都踏的很实。

「看来他已经走了。」

「是时候摊牌了。」

是院长和护理阿姨的声音。从门缝里看，我只能看到三双脚，那个男人的脚上伤横累累，左脚踝的骨头露了出来。他走得很慢，垂下来的手上有一把菜刀。

他们走后，我划了一根口袋里的火柴。

有光之后，我差点叫了出来，这里居然有很多赤身裸体的小孩。他们的眼睛里面是空洞洞的，干涸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眼球了。

我的动静惊扰了他们。他们爬过来了，我立刻捂住了江洛河的嘴。

那些赤身裸体的孩子向我们走来，他们闻了闻我身上的味道，然后大口地呼吸起来，他们似乎很饿的样子。

等到外面的人走远了我们才逃出来。

8.

第二天下午才回的家，困，倒头就睡了。

醒来时，桌上有一张光碟。光碟里的内容是我杀死儿童的录像，还有院长的笑脸。她让我三点之前回学校，她一边浇水，一边摇晃着我的笔记本。

我疯狂地找原稿，没了。

他们将我最重要的东西夺走了。我背上包出发了，出门前我对江洛河讲，除了我之外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

下午三点我见到了院长，她告诉了我真相。

这间幼儿园其实是一个非法儿童盈利组织的一环，他们私自将儿童的眼角膜取出来卖钱，而仍旧活着的孩子会被卖到了更上一层的机构，进行不人道的人体研究。

A 班的孩子是进入学校的新鲜血液，他们最后全都都会转入 B 班，而 B 班的孩子每天都在食用精神药物，已经没有了自我意识。他们每三个月换一批，而每一周都会有孩子送到上一层的机构，那天我看到的那些赤身裸体的孩子就是角膜已经被去除的一批，马上要送走。

学校的所有教职工都是这一产业链上的齿轮。孩子是从孤儿院里送来的，那些每天接走他们的只是这个庞大组织的成员。之前我办公室的男人，也是组织的一员，但是他和养女之间产生了感情，他怜悯即将死去的孩子，便提出希望可以放过这孩子，院长也破例同意了。

我问那孩子是谁，院长说就是我第一个杀害的张全宜。张全宜「消失」以后，男人自然怀疑是学校不讲信用，所以想要站出来揭发他们，结果被组织发现，即使警察里面也有他们的人。所以这个叛徒被进行了额叶切割手术，变成了言听计从的怪物，而且他的脚上还上了铁链，一辈子逃不出仓库。

幼儿园里的每个角落都装有监控。

他们早就发现了我所做的事，所以花园里消失的尸体也可以解释了，因为他们早就处理好了。男人的工作出现了缺口也需要新的人来加入，所以他们盯上了我。这只是他们一步步引诱我加入这个组织的陷阱罢了。

院长问我要不要一起工作。我说不，她微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层厚厚的稿纸。

她没想过我会杀死她，这家伙的尖叫声比她血液飞溅的时间还要长。

早料到她会拿稿子威胁我。我从包里拿出了汽油，洒上了房间。等到所有老师和护理来了之后，我便从门后跑了出去，将他们反锁在里面，浇满了汽油。

之后，我用铁锹将仓库的大门撬开，把里面未受到伤害的孩子都救了出来。

走出去的时候，我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烧死他们似乎太过无趣了，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更有趣的想法。

回到教室，我把浸满乙醚的手帕缠在自己的手上，很容易就把他们给迷晕了。我将那几个成年人用绳子捆在一起，然后找到了办公室里面过期的蜂蜜。我把那些老师和护理的衣服全部脱掉，然后将蜂蜜抹在他们的身上。再把蜂蜜一直一滴一滴的沿路洒到了仓库两层最里面的一间。接着要做的就是.....

开门。

那些被锁在最里面的孩子眼球都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嗅觉却很灵敏，他们饥饿了很久很久。看着这些孩子在地上地一边爬着一边舔着蜂蜜的样子，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画家。

那是多么令人震撼的画面啊！

那些孩子沿着我给他们定的路线爬到了教师办公室。乙醚的功效似乎不是很好，其中的一个很肥胖的老师醒了过来，他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几十个在地上慢慢爬过来的孩子，开始大呼小叫，其他人因为他的挣扎也醒了过来。你这个混蛋，不要啊，不要过来，帮帮我吧.....我的耳边出现了各种或是咒骂或是求饶的话语。

这些孩子已经没有意识了，第一个到达「终点」的孩子起先用鼻子闻了闻前面的胖子，然后他笑了笑，小心翼翼的用牙齿碰了碰胖子的肩膀。现在那些成年人的呼救听不见了，这就像是一部电影的背景音乐，可能被我忽视了。

值得在意的是那孩子的表情，他以为他在咬什么呢？

我很想知道。

那孩子咬下去的第一口，胖子的肩膀就留了一点血，但是尝到血的味道后，那孩子愣了愣，马上用嘴巴吸了上去。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了这场黄昏的晚宴。

整个教室变成了一个屠宰场，到处是血腥的味道。最后，我点燃一根烟，把它丢到了教室外面的地上，汽油在太阳的照射下是彩色的。

视野最后可以看到的，是火焰中焦黑的人影，慢慢扭曲，变形。

我将剩下那些刚刚安置在教室里的孩子带回了家中，带他们到了储藏室里。后来报纸上说，那场大火一共烧了两天两夜，最

后什么都不剩下。我想这又是那个组织善后的吧，他们的势力真的很庞大。

一切都结束了，江洛河笑着对我说。

我笑笑，还没呢，我的《潜水艇小镇》还剩一个结尾。

我微笑着拿出钢笔。

9.

三个月后，《潜水艇小镇》正式出版了。

它一下击溃了报纸上面有关我封笔的传闻，一上市就上了排行榜，唯一令我不爽的是，这次居然没有得到第一名的位置，因为第一是一本恐怖小说，名字就叫做《幼儿园》。作者的笔名叫做锡。

奇怪的是这个神秘的作者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对粉丝说，新作《幼儿园》还有一个隐藏的结局，将会在不久后公布。

锡是恐怖悬疑小说领域的佼佼者，前几年她的多部作品被搬上了大荧幕，绝对是实力派的作家。有一点和我一样，她也是五年没有新作品了。我后来看过那本书，很奇妙的是，里面描写的和我所经历的很像。

夏天，陆妍来我家恭喜新书出版。我说那个笔名叫做锡的作者才叫厉害，她笑着说其实我也没这么厉害。

陆妍就是锡。

她说五年前，国内很多作家都得了一种病，叫做灵感窒息症，很多人因此甚至转行。而陆妍在做编辑的同时，通过了记者的朋友了解到了有关这样组织的存在。我的所有经历都被她暗中调查后成为了灵感的来源。

她笑笑，指着我身后的储藏室说，里面有十一个孩子吧。

我有些紧张，你怎么会知道？

她拿出钢笔，打开笔记本，用期待而兴奋地眼神看着我。

「老师老师，您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？」

□ 狮心